

中國國民黨周刊

代售處

代售處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版

北京北新書局
武昌時中書局
重慶重慶時報
南京東南大學
濟南大明學社
杭州古今圖書社
上海古今圖書館

廈門協作書店
潮州青年書店
成都新潮書報社
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社
紐約民氣週報社
域多利新民國報
檀香山自由新報

零售每份五分
訂閱：每年六角
連郵費：國內七角
國外一元
代派：十份至三百份五折
五百份以外四折

中國國民黨週刊 第二卷 第六期

上海龍環路四十四號週刊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

論目次

總理對俄國與共產分子的真正態度……………靖塵
共產黨斷送民國與蘇俄之一斑……………海濱
共產黨打倒之湖北……………湖北一黨員
北伐軍宜立即驅逐共產黨……………綠

時評

青年的痛苦……………方

漫談

這也難怪共產黨……………黃振家

論文

總理對俄國與共產分子的真正態度 (靖塵)

自從三月二十日的事變發生以後，同志裏面漸漸明瞭什麼中國共產黨和俄國對於中國國民黨對於國民政府是要積極破壞的了。然而一般人的腦筋裏還橫着一種謬見，說聯合俄國和容納共產分子是總理的 policy，我們不可以更易的，於是養癰貽患，直到現在。革命軍辛辛苦苦，打了許多勝仗，因為那些共產分子的胡亂行為，弄得民衆由歡迎而懷疑由懷疑而怨恨；所以稍爲知道內情的人，都說本黨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損失。姑無論政策本可以隨

着利害而更易的，即總理究竟怎樣聯合俄國，怎樣容納共產分子，同志們也應該加一番研究。我且把總理對俄國與共產分子的真正態度寫出來，纔可以明白總理究竟怎樣聯合俄國，怎樣容納共產分子。

總理的民族主義演講說：

我從前總勸世界人要跟上我們中國人。現在俄國斯拉夫民族也是主張和平的，這就是斯拉夫夫人已經跟上了我們中國人；所以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今日就要來和我們合作。

看上面這些話，便知道總理認俄國人來和我們合作，不過是跟上了我們中國人罷了。如果俄國人心懷巨測，那就是還沒有跟上我們中國人，還不配和我們合作，難道倒可以認俄國人操縱的第三國際為世界革命的總機關嗎？倒可以認俄國人操縱的第三國際來指揮我們嗎？

總理對於組織國民政府案之說明說：

當俄革命時，厲行獨裁政治，諸事均一切不顧，只求革命成功，其最危險時期為十八而受敵，各國均派兵到俄國，其國內之反革命派亦深受各國援助；故俄國六年之奮鬥，均為民族主義而奮鬥，當時我們尚不知道其為民族主義奮鬥，今回顧起來，的確如此；故現在俄國對於贊成民族主義諸國皆引為同調，當對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諸國，勸其不可放棄民族主義；其最初之共產主義，亦由六年來之經驗，漸與民族主義相暗合；可見俄之革命，事實上是三民主義。

看上面這些話，便知道總理認俄國是附和我們的三民主義的我們斷不可以拋棄三民主義而盲從俄國。現在的狀況却不然，外蒙表面獨立，實際附俄，既有那些共產分子曲解「民族自決」四字為俄國張目；而俄國方面忽而認民生主義為共產主義，就指揮那

些共產分子借民生主義來鼓吹階級戰爭，忽而認民生主義為小資產主義，就指揮那些共產分子拿共產主義來攻擊民生主義是俄國不但不肯附和我們的三民主義了。而且時時刻刻想混亂我們的三民主義，顛覆我們的三民主義，這還有合作的可能嗎？

總理這兩次的話還是最早說的，到了後來，總理考察俄國人的野心勃勃，就想組織一個民族國際。這個民族國際是要以中國為中心來指揮世界民族的革命工作，尤其要以中國為中心來指揮東方民族的革命工作，免得一班盧布熱的分子動輒盲從第三國際，盲從蘇俄。然而這計畫還沒有着手經營，總理就逝世了，這不但是中國的不幸，實在是世界弱小民族的不幸。

所以總理臨終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與其解釋為指示我們聯合俄國，毋寧解釋為指示我們組織民族國際，而事實上俄國不以平等待我更一天一天的暴露呢？關於俄國不以平等待我這一層，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揭出一個大略，說是：

就國家關係言，不特彼在帝俄時代侵佔我國之領土，如今之東海濱，阿穆爾，後貝爾，扎穆斯克，斜米巴拉廷斯克，七河，費爾干等區域尚未歸還；且中東路之把持，外蒙之侵略，庚賠之捐輸，皆實錄於外交史中；而不平等之要求，如領事館類無限制，如恢復陸路通商條等，且層出疊見。就黨的關係言，外蒙等於省區之一，載在本黨總章，而蘇俄操之掌上，不復有我中央直接統系。是皆彰明較著，無可欺飾者。

然則聯合俄國有三個前提：一來是要俄國能夠跟上我們中國人；二來是要俄國能夠附會我們的主義；三來是要俄國能夠以平等待我。現在的情形恰與這三個前提相反，那就不是聯合，而是附屬了。聯合俄國固是總理的政策，而附屬俄國不是總理的叛徒

麼？至於總理容納共產分子以個人的資格入黨，本與允許一般人的入黨無殊。而總理所深為顧慮的，就怕他們入了黨以後，還是盲從第三國際，盲從蘇俄，盲從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所以對於這一層不憚反覆誥誡，叫他們服從本黨的三民主義。

總理的民族主義第四講說：

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譬如黃老的政治學說，就是無政府主義，列子所說華胥氏之國，其人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從前俄國所行的，其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是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蒲魯東巴古齊所主張的才是真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沒有完全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

上面這些話；一則曰從前俄國所行的，其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是馬克斯主義；再則曰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三則曰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沒有完全實行。而此處所說的新青年就是指那些共產分子，像這樣的誥誡何等懇切！

總理關於民生主義的說明說：

本總理前聞北京一般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聞俄國共產主義，便以為此世界極新鮮之主義，遂派代表往俄，擬與之聯合，并代俄宣傳主義，認定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為不同之二種主義。……各代表抵俄後，俄人對之，便極力稱讚國民黨所主張之三民主義。故彼黨遂悉心研究三民主義，認定教

國大計非此不可，於是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黨員為國民黨員。

上面所說的新青年也是指共產分子，可見總理容納他們的前提，是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黨員為國民黨員。

總理的民族主義第四演講說：

列強因為恐怕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民族主義——，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說世界的文明要進步，人類的眼光要遠大，民族主義過於狹隘，太不適宜，所以應該提倡世界主義。近日中國的斯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說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

又說：

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的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了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的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退步，至於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強權無公理的主義，英國話所說的能力就是公理，就是以打得的為有道理。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為然的真精神，我們要保守這種精神，擴充這種精神，是用甚麼做基礎呢？是用民族主義做基礎。

看總理上面這兩段話又何等懇切！指導他們一條大路，要講

世界主義須先講民族主義，不要被歐洲人所誘惑，開口便說中國革命爲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把中華民族隸屬於斯拉夫民族之下。

至於馬克斯主義的錯誤，總理的民生主義演講說得更明白。馬克斯以階級戰爭爲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總理證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都不是階級戰爭，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都是用改良之方法進化出來的；馬克斯以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的，總理證明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凡是社會上各種有能力的分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生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不專是工人勞動的結果。馬克斯以爲資本發達了之後，便要互相吞併，自行銷滅，總理證明今日各國的資本已經發達，而各國的資本家不但不銷滅，並且更加發達，沒有止境；馬克斯以爲工人用罷工的手段向資本家要挾八點鐘的工作時間是一種夢想，資本家一定是不許可的，必須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總理證明工人八點鐘的工作時間，英國國家定爲一種通行的法律，德國不但定了工人八點鐘的工作時間，并且青年和婦女工作的年齡與時間都有種種限制，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費都有種種規定，美國考察德國的情形以後，也起而做效。馬克斯以爲資本家能夠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工作的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總理證明福特汽車廠發大財，是由於縮短工人的工作時間，增加工人的工錢，減低出品的價格。馬克斯以爲要資本家先銷滅，商人才可以銷滅，總理證明合作社發生，商人便先資本家而銷滅。馬克斯以爲有了好生產和大資本家，工業便可以發展，便可以賺錢，總理證明有了好生產和大資本，倘沒有銷滅的社會，還是不能發展。還是不能賺錢。

上面這些證明，處處都是以事實作根據。而總理所以不主張階級戰爭，是有下列內個緣故：

(一)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

(二) 中國今日是患貧，不是患不均。

(三) 馬克斯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二) 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斯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斯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無異不翻北風就壞人民一樣的口調。

(三) 在中國實業尙發達的時候，馬克斯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着。

(四) 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來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

說到馬克斯的根本錯誤，就是因爲沒有認清歷史的中心。這一個根本錯誤，不但總理是這樣說，即馬克斯的信徒威廉氏著的社會史觀，也說馬克斯以物質爲歷史的中心是不對，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中心，而生存又是社會問題的中心。總理關於這一點，曾鄭重的詰誡，說是：

我們現在要解除社會問題中的糾紛，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爲社會歷史的中心。總理的民生主義講演，不憚這樣反覆的詰誡，是以爲「人」是了解理性的，共產分子同是一個「人」，當然同是了解理性；換轉

來說，倘是他們不了解理性，那就不是「人」，便可以紀律制裁他們。當總理自粵赴北京經過上海的時候，有四十幾個青年同志集合在總理住宅，陳說共產分子破壞本黨的情形。總理答道：「這些事我早已料到了，將來我自自有辦法，我的民生主義快要出版了的同志們看了我的民生主義，便會明白。」

上面這些話，是總理對共產分子的真正態度。現在共產分子心目中祇有盧布，沒有總理，開口便說列寧是我們革命的唯一導師，中國革命是應該受第三國際的指揮。聽說他們在湖南湖北開會，還擺什麼列寧的遺像在總理遺像的左面。叫什麼共產萬歲。至於階級戰爭，無產專制那些話，更是他們的口頭禪；消滅中國國民黨，攻擊三民主義，也是他們的秘密案。最近他們假冒本黨的名義，登了一個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徵求黨員啓事，說達到總理民生主義之目的，竟公然把三民主義變做民生主義。再把總理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話曲解一下，便可以把三民主義變做共產主義，中國國民黨變做中國共產黨，三月廿日一類的事變隨時都會爆發的。唉！這是不是總理容納共產分子的初衷呢！我把總理對俄國與共產分子的真正態度說過了，現在且默誦總理的遺囑來作我這篇文字的結束：

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同志們！外有俄人鮑羅庭加倫們在那裏挾制，內有共產分子在那裏替俄國搖旗吶喊，即使革命軍長驅直進，把中國統一了，中國是不是自由平等？不依照總理所著的三民主義而另懷鬼胎，中國國民黨是不是應該有這樣的同志？

共產黨斷送民國與蘇俄之一斑

海濱

中國所謂共產黨者。在第三國際指揮之下。即在蘇俄指揮之下。受其盧布。作其鷹犬。陰謀將民國隸屬於蘇俄。明眼人早已看透。其始不過斷取總理民族自決四字。將外蒙蒙斷與蘇俄。今則益明目張胆。欲將中國整個斷送。觀最近共產黨在廣州冒國民黨名義。改數種紀念節。便可以見其一斑。

據最近廣東省黨部報告。謂廣州改五月五日總理大總統就職日為馬克斯紀念日。雲南起義紀念日為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日。改雙十節紀念日為罷工解決示威巡行等等。嗚呼。我國非蘇俄。何以將蘇俄十月革命紀念馬克斯紀念均移到我國。我國係總理手創之民國。何以總理大總統就職紀念雲南起義紀念雙十節紀念不容行於民國。共產黨賣國之心昭然若揭。共產黨賣國之罪公然暴露。共產黨受蘇俄盧布之餵養。欲將中國奉與蘇俄。其所假之口實。則為世界主義。因此共產黨最忌人言國。國家主義。原本在國民革命進行中。不特不相妨。或能相助。乃共產黨望文生懼。非摧殘之不可。推其忌刻國家之心。必致力將民國觀念破滅為先。以故國民之紀念民國。實彼輩所大忌。民國十三年已在廣州將雙十節改為警告節。當時以為廣州共產黨之荒謬。及接法國報告共產黨在法國亦有同樣之謬舉。始知此種改紀念民國之主張。係共產黨整個主張。非一部分之主張。十三年改警告節不成。今用罷工紀念大巡行以為改換。嗟乎。雙十節。乃創造民國之紀念節。此而改換。直改換民國。至雲南起義紀念日為再造共和之紀念日。民國歷史上不可少之紀念。較之蘇俄十月革命與俄國之關係。更不可同日語。去年共產黨冒學生總會名義紀念蘇俄十月革命。各地學生已通告其罪。今共產黨乃又在廣州改雲南起義紀念日以紀念

之。不達民國屬蘇俄不止。若夫雙五節之總理就大總統紀念日。不惟於民國有關。尤於本黨歷史有關。亦竟為共產黨改為紀念馬克斯。雙五節也。雙十節也。龍南起義日也。凡此紀念日。共產黨不惟欲消滅之。使國民對於民國失去感情。且以之紀念馬克斯。紀念蘇俄十月革命等等。直以蘇俄代民國。以共產黨篡國民黨。此種甘賣國家為奴屬之共產黨。實自外於中國人。願吾國人羣起而正其罪。是又不特本黨黨員之責已也。

吾聞來自漢口者言共產黨在武漢大倡十三年以前所流之血為獸血。十三年以後所流之血為人血。其心若曰。為蘇俄而流之血。則為人血。為民國而流之血。則為獸血。吾雖不認十三年以後流血之人為蘇俄流血。而共產黨之存心如此。其斷送民國與蘇俄之活供則竟見金不見人矣。

在共產黨之賣國。最後必有明白做去之一日。然在最短時間。彼仍必借總理之言以為掩護。以為彼等之改各紀念節以紀念蘇俄也。係總理聯俄之旨或為世界革命之主旨。猶之借總理民族自決四字。便公然主張表面外蒙獨立實質隸屬蘇俄之政策。不思陳獨秀等曾於總理生前上書或進言於總理。請其放棄蒙古。總理並不允許。而總理向來主張合漢滿蒙回藏五族為中華民族。則民族自決四字萬不能由共產黨斷取。以為絕送外蒙於蘇俄之護符。若夫聯俄。更以能否以平等待我為條件。斷非以中國屬於蘇俄。而世界革命問題。在民族主義演講中。尤深切告戒國民勿急務高談。先須求民族獨立自由為要。而三民主義開口即曰救國主義。更無為共產黨將中國屬蘇俄借口之絲毫餘地。吾黨同志乎。此種飾詞。亦不過最近共產黨之手段耳。莫斯科已決定自總理逝世五年內消滅國民黨。并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將加以攻擊。過此一時期。彼之打倒資本主義。實行農工專政。打倒智識階級等

等口號。以及一切紀念蘇俄紀念日。不必假國民黨之名義以行。而一班同志當被視為俄國之少數黨。加以屠戮。吾黨同志乎。不必疑吾言之過分也。廣州現尚掛本黨之旗。然非共產黨之工人。即被目為工賊。非共產黨之農民。則被目為土匪。非共產黨之學生。即被目為不革命。一班非共產黨之國民黨員。即被目為反革命。竟由共產黨借名在廣州開會之所謂國民黨聯席會議通過肅清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派。然則共產黨一日勢成。吾黨人率欲望其恩惠存食人間臭麵包死。（吳稚暉會言。共產黨視非共產黨人為非人類。能得取而悉坑之最妙。留之人問食臭麵包。實其恩惠。）此種事實告人最為朋切。特不解有一部分同志尚謂容納共產黨係加增本黨革命勢力。吾誠不知是何居心。

夫改民國各紀念日為蘇俄各紀念日。此不過共產黨一班之表示耳。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為霰。吾同志吾國民再不覺悟。劍及履及以處此。則噬臍之悔。吾甯忍言。

共產黨打倒之湖北

「湖北一黨員」

從前共產派，背着國民黨招牌，在廣東造出許多罪孽，我們守着家醜不可外傳的家教，不敢為外人道，有時與托大同志們談閑，托大同志們，不曰傳聞過甚，則曰吹毛求疵，我們也就一笑置之，且觀其後。如今北伐軍，拚命打到湖北，擄走了一個紙老虎，總算足為地方除害，我們湖北人，自然壺漿箪食，無任歡迎。可是在武昌籠城，與下游混戰時期，湖北人吃的苦頭，也就幾十年來所未有，苦盡甘來，亂極思治，彼善於此，抑又何求。及到武昌城破，下游敵潰，軍事告一段落，入了政治時期，我們湖北人，最低限度希望，尚未表示出來，心中只是念着北伐軍紀律嚴明，兵民一體，一定知道湖北此次受了偌大犧牲，總有一個代價

，給湖北人滿足。然而北伐軍，真是破天荒的可愛，謹守着軍人
不干政戒律，單讓政治部主持。湖北人民靜候着政治部擺布。誰
知閻葫蘆揭開，放出許多怪物，恰在辛亥起義國慶日那一天出現，
張牙舞爪，發出許多傳單，明目張胆，大書特書，中國共產黨湖
北區執行委員會。北伐軍不加制止，人民那敢講話。他們橫行無
忌，伸着一手拿糖，背着一手拿棒，願吃糖的孩子們，就跟他走
，懂事的大人們，不敢吃他的糖，怕是中他的毒，露出驚疑狀態
，他便是一棒。不要說我們站立遠處，曉得共產厲害，避之若浼
。就是前邊托大同志們，許多抱滿腔熱忱，奔回湖北，去歡迎北
伐軍的，或是被壓迫，或是看不過眼，紛紛跑來上海，見了我們
，問起湖北現狀，他便口口聲聲，了不得，了不得，從前你們說有
共產黨如此如此，那時候信將疑，近在湖北看來，恐怕所傳聞的
在廣東行爲尚不及在湖北百分之幾。我們問其所以，他說湖北現
變成阿鼻地獄，共產黨罪惡，是一部廿四史，無從說起，單講其
出台人物，不是牛頭，便是馬面，就是一個人，鑽在裏面，也要
戴着一副東嶽廟脫下來的面具，咬牙切齒，表演出一種猙獰的樣
子，拒人於青天白日之下；其開台把戲，什麼工會，什麼糾察隊
什麼農民協會，專找那些漢口有名的大排隊小排隊集團。查抄公
館，占領洋樓，貼起大紅字條某某會某某部某某隊堂哉皇哉街
頭巷尾沒有商業上廣告，滿貼着共產黨標語把一個繁盛的武漢，
鬧得個人見害怕，鬼見飛跑。種種怪現狀，任何好筆墨，都不能
描寫盡致，可總括一句，整個湖北，被共產黨完全打倒了。

我們驚問着打倒什麼，他道打倒反革命派，打倒反動派，打
倒智識階級，打倒資本家，打倒地主，打倒投機分子，還有打倒
許多許多，可說是一網打盡。

我們又問，誰是反革命，反革命有甚界說，有何組織而謂之

派，他們道不要這樣費解，共產黨反革命的定義，不專指北洋軍閥
而言，凡是不贊成蘇俄創立第三國際式革命，都是反革命，無論
任何人，都算入打倒帳內。我見出了個小冊子，蔣介石供狀，高
語罕對黃埔軍官學生說「我們團體裏有一個段祺瑞，要打倒北方
段祺瑞，就先要打倒這裏段祺瑞」，這裏段祺瑞，指着是誰，不
用說就是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指揮幾十萬大軍，占領好幾省
，功蓋一時，威名赫赫的蔣介石，他們尚且要打倒，其餘則不問
可知。近在湖北有無上大權的鄧演達，他現勾結吳佩孚的楊森上
游軍隊拉來做共產黨實力，替代蔣介石，陰謀急進，傳聞殆遍。
有一天共產黨操作的湖北省黨部開會，許多同志們在座，出來說
道，共產黨當衆公開，宣布某某軍長，某參謀長，某部長，某團
長都是反革命的，我們要根本解決，如此想見他們要打倒的，不
是外功，是內功。共產黨何以專做內功，因為北伐軍是爲信仰中
山主義而革命的，不是爲模仿列甫式而革命的，中山主義革命成
功之後，一定不容有列甫式革命存在，土耳其基瑪爾將軍之舉措
，共產黨是最怕不過的。故時時刻刻，防止反列甫式革命發生，
先加以反革命罪名，使一般簡單腦筋，不及回想，害怕染上罪名
，大逆不道，彼得就中取捨，所謂打倒反革命派，如是如是。

甚麼打倒反動派，反動派與反革命派是兩個嗎？他道共產黨
，所認爲反動派，與反革命派，是有區別的。反革命派，已如上
述；反動派唯一目標，是不附合共產黨，而並且宣示取消共產黨
在國民黨黨籍，不用說就是上海中央黨部，及所轄各級黨部。共產
黨在湖北，不許上海中央所轄各級黨部生存，爭奈上海所轄省黨
部市黨部縣黨部，都在湖北有根抵，有頭角，共產黨打不了許多
，最先就將漢口特別市黨部要人，如郭聘昂袁子英等，他們深悉
共產黨內容。共產黨認爲大不利。乃最先下手，一到漢口，就將

他等捆綁起來，鎖入監牢裏，與特別市黨部一個大打擊，其他黨員就不敢活動了，是彼打倒的第一着。北伐軍到了各縣，上海所轄縣黨部，也就開會，率先歡迎，北伐將領，都是老同志，自然是一堂歡洽。共產黨聞訊，即放一個爪牙縣知事去，并下一道嚴令，給該縣知事，說該縣黨部，是西山會議餘孽，機關封閉，分子緝拿，可憐那些縣黨部黨員，都是有身家的，那敢與他抵抗，只好避不出聲，是彼打倒的第二着。於是上海中央所轄湖北省市縣各級黨部，差不多被他打倒淨盡了，由此漸及於與上海中央表同表之有階級，斷絕其供給，煽動其部下，檢查其書信，務使得間打倒而後已。

共對黨對於智識階級，何以要打倒呢？依我們看來，中國智識階級，明白是非利害，而又敢於發言，造成一種有力之輿論，喚起一般注意者，實在也不不多，其餘大半依附勢力，摸仿心理，間有自翊為智識階級，而向共產黨求富貴利達者，犯不着共產黨一打。他道你們是客觀的唯心史觀，共產黨主觀，是要施行極端迪克推多愚民政策，不畏犧牲發好，亦長多所營謀，又專講唯物史觀，要將人權，剝奪淨盡，就是智識階級，鑽入共產黨裏，只是給一個我利主義，把個人思想鎖住，事事盲從而已，近在湖北，發出種種苛例，如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居住自由，書信自由，只有共產黨最高幹部極少數，可以享受，此外一概禁止。如漢口一埠，報館通訊社，不下百種，共產黨嚴重取締，令各報館通信社，非關門不可，而共產黨則自己創辦大小兩種報紙，一名民國日報，一名楚光，只許他講，不許人講。打倒智識階級之言論自由，第一步已實現，武漢集會，除共產黨所組織之團體，隨時奉最高幹部命令，得自由開會結隊游行示威外，其餘有少數人之集會結社，含有政治意味，共產黨偵緝密布，隨時可以逮捕，

打倒智識階級之集會結社自由，數見不鮮。漢口通商大埠，居民幾達二百萬。函電往還，當然不少，而共產黨檢查郵電，則較軍閥為內行，凡是帶些隱語，可以影射的函電，都被扣留，按名搜索，所以任何人書信，都不敢投寄，書信自由，被打倒的更是厲害。講到居住自由，受上三種自由打倒影響，更覺不了，湖北在軍閥時期，我們同志寄居租界者，尙感覺不安，居武昌城內者，反得安然無事。近則租界固不敢居，城內更不敢插足，有生活者遠颺，無生活者只好避入鄉下山裏。就中有一個黨國民政府委任的宣撫副使，住在漢口特別區，一日不知由來，連同居七八人都被捆綁去在漢口鎖過了一晚，翌晨綁赴武昌，問起情由，則曰綁錯了，你們去罷。共產黨這樣舉動，你想智識階級，那個敢在漢口住，吃他眼前虧，豈不是全體被打倒嗎？

資本家，果如帝國主義裏面，大托辣斯，把持一切，也應該打倒。可憐中國，立於經濟破產地位，那裏有甚資本家？說到湖北，更是可憐。漢口一個大商埠，湖北人就沒一個大商店，就是外幫商店，也多是七拼八湊的股分生意。至於企業，更說不上。漢陽一個鐵廠，湖北人沒有甚麼股分，早已停工。第一紗廠股分有限公司，也不過百萬左右，此次武昌城外作戰，第一紗廠涉於砲火，半成灰燼，股東欲哭，無涕可揮，算是不打自倒。然而共產黨計算，湖北資本家很多，武漢有大公報館者抄封之，有小火輪行使內河者沒收之。強使中央紙幣，擠兌現有銀行，以致漢口錢莊，倒閉在三分之一以上，銀行亦不敢暢行營業。武漢食物昂貴，市面蕭條，平民生活之困難，達於極點。就是工人因罷工要求加薪比原有工資加一倍，而除納所得費於工會外，用諸生活消費上，計算因物品價格增加，不止一倍，日常生活，初不及未加薪前之寬裕，不可不謂是受共產黨打倒資本家之賜。

湖北區域，上游多山，中下游多水，山水自然之利，既不能因人工而取得生產。所恃者惟有耕地。湖北土薄水淺，厥田中下，盡豐年之收入，僅足供一年之食，稍有災旱，則餓殍載途，耕地所有者，雖有東佃之分，而綜計湖北全省，能收到一萬石地租的東道，不見得有幾個，那裏配得稱地主，何所用共產黨來打倒他。然而共產黨，在農民裏叫囂，說是要行三三三一制，將耕地農產物，分作十分，以三分給地主，三分給種耕地者，三分納政府租稅，一分供共產黨黨費。果是這樣，共產黨挾持下的政府與黨，真是富得不得了，而地主得了三分，却不見苦。所苦的就是種耕地農民，真個終歲勤動，不足以養其身，還願養得原家嗎？將來影響所及，非使耕地農民，全體罷農不止。這不是打倒地主，是打倒大多數勞動農民。却有一層，共產黨近在武漢，抽收房租全數，弄得有房出租的小地主，一文收入也沒有，總算是打倒地主的初步。

投機分子，驟然看起，多不知指着那種人。其要打倒，不是無的放矢嗎？果真認一般削尖頭顱，借鑽狗洞，想升官發財的，爲投機分子，那也應該打倒。不過共產黨不是這樣看法，凡是北伐軍來到湖北以前，內地有些志士，毀家行難，揭竿響應，破壞敵人的後方，收繳敵人的槍械，是爲革命軍出實力的一種人；又有見北伐軍到了，地方團體，及有志民衆，萬分熱烈，夾道歡呼，是爲革命軍壯聲威的一種人。這兩種人，北伐軍見了，自然與以好印感，不料共產黨對此，以爲非共產黨使命，則目爲投機分子。解散的解散，繳槍的繳槍，拘捕的拘捕，驅逐的驅逐，一般人莫名其妙，那個敢來出頭？近如黃克強先生十週紀念，湖北同志們，去參祭典，湖南同志問道，我聽許多湖北人口調，提起湖北近事，便疾首蹙額，若有難言者然，難道北伐軍在湖北，不如北洋

系嗎？當時湖北同志答道，湖北人不是涼血動物，豈有不歡迎北伐軍的道理，可是想進身表示意思，共產黨在內使目爲投機分子來了，急宜打倒，湖南同志相與嘆息曰，湖南早有此號。以上所述的，不過管中窺豹，僅見一斑，而湖北人現感受的痛苦，已不要我你們去講，大有相當覺悟了。

北伐軍宜立即驅逐共產黨

綠

當孫芳傳在江西打勝仗的時候，我在「北伐軍的大敵是共產黨」一文內，曾經說共產黨是北伐軍心腹之患；而孫傳芳輩囂囂悍之衆，與有主義（三民主義）之黨軍戰，結果一定是失敗的。到現在，曾幾何時，孫氏部下，果然被北伐軍打得落花流水。可是那實惡不赦的共產黨，却兇鋒日張，令人寒心呢！

北伐軍現在漸次向浙皖進展；奉魯兩軍也長驅南下，希圖抗拒；此後的戰爭，當更外劇烈。北伐軍的最後勝利，全在此一舉。北伐如果失敗，國民革命就暫時中止。北伐軍戰勝，則北方軍閥瓦解，真正的共和，自此實現。現在的時機，可算是北伐軍的生死關頭！北伐軍的誓死奮鬥，自在意中。

但是目前有一個大前提先要解決，就是驅逐共產黨！共產黨在本黨旗幟之下，惡貫滿盈，應該驅逐，不必我再說。共產黨是北伐軍的大敵，我也說過。現在我祇須伸說：爲什麼北伐軍須現在立即驅逐共產黨？北伐軍此次北伐，是繼續理的遺志，其中將領沒有共產份子，這是一般純粹同志所欣慰的。可是跟着北伐軍從事政治及宣傳工作的，大多數是共產黨。伴稱贊助北伐軍，其實利用機會，佔領地盤，胡亂說些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證據纍纍，書不勝書。我們單看他們在武昌紀念雙十節時，造作妖言，希圖惑衆，就明白了。他們說從前革命先烈的血，是獸血。這是

以證明他們心目中沒有本黨。并且居心覆滅本黨，所以造作妖言，想使民衆遺忘本黨。手段真是又毒又辣！如果北伐軍中從事政治和宣傳工作的人，不是共產黨多數，那許他們這樣胡說！他們也那裏敢這樣胡說！他們自己是抱定不流血主義的。專門利用人家流血，來造成他們的機會。我們試看北方軍閥的轄境以內，他們敢活動麼？反之，在本黨勢力範圍以內，却奸計百出，處處損害本黨，擴張他們的勢力。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北伐軍到什麼地方，這般共產黨也跟着到什麼地方。他們是蘇俄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到什麼地方，便是蘇俄的勢力到什麼地方。北伐軍將士們！你們甘心受共產黨利用麼？願意種下共產黨把中國賣與蘇俄的禍根麼？當然不願如此！那末，現在應該立即驅逐共產黨！還有，他們說從前革命烈士流的血是獸血。推其命意所在，因為從前的烈士爲三民主義而革命，不是爲共產主義而革命的緣故。那末，我現在要問北伐軍將士們：你們此次北伐，是繼續總理遺志，爲中國國民黨北伐呢？還是自認是中國的紅軍，爲共產黨北伐？我想你們一定回稱爲中國國民黨而北伐，那末，在數年或數月之後，共產黨覆滅本黨的陰謀成功時，他們又要說你們今日流的血是獸血了。你們試想，有這樣居心叵測的危險分子混在你們旗幟之下，你們和北方軍閥決戰之時，不要防他們暗中破壞麼？不要防他們學卞莊刺虎的樣麼？於其將來分心內顧；不若及早趁他們毛羽未豐，把他們驅逐淨盡。就是有一部分民衆，平日受他們煽惑的，也可以理喻。沉溺未深，容易覺悟，決不會受他們的利用，起來胡鬧。

共產黨在本黨的地位，原本不成問題。中央執行委員會，早已通過開除他們在本黨編得的黨籍，並訓令各地各級黨部，厲行清黨。他們設立偽黨部，希圖引誘本黨黨員去登記，一方面也足

證明他們不能在本黨各級黨部插足。現在我們希望北伐軍立即驅逐的，是一般共產黨的上級幹部，混在北伐軍中，外貌假裝做政治及宜的工作，暗中打算覆滅本黨的。北伐軍將士們躬身鋒鏑，效命疆場，所爲何來？苟其念及前途的危險，想必立即驅逐那般共產黨罷！

就本黨及北伐軍的本身論，北伐軍應該立即驅逐共產黨，已無疑義。再就國家命脈論，更見得此舉的緊要了。現在國內民衆對於北伐軍的紀律雖然稱道，可是對於北伐軍的真相及主義如何，尙抱懷疑態度。這也難怪其然，因爲他們看見北伐軍旗幟之下，有共產黨的鬼影憧憧，不由得不疑心呢。北伐軍的最後勝利，還須靠全體民衆的合作。北伐軍自身既非共產黨，何苦容留那般人，自陷危境呢！再就對外講，各國民衆在現在情形之下，對於北伐軍和共產黨、更難辨認清楚。北伐軍成功之後，假定國民黨萬幸，不被共產黨所併吞；可是國際間的野心政治家却容易造作謠言，欺騙他們的民衆，消弭他們的裁制，一方面掀起遠東風雲，把中國弄成巴爾幹半島第二！

如果北伐軍現在立即驅逐近在四週的共產黨，以絕內顧之憂；一方面明告天下，使中外民衆明瞭北伐的宗旨。那末，北伐勝利之後，實行民族解放，與帝國主義者相抗，在那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全國民衆知所適從，得以一致團結，共禦外侮。就是各國民衆，既已明瞭北伐的真相，對於中國自謀解放的舉動，容易對我們表同情，并同時裁制他們國裏的野心政治家。

否則，等到北伐軍成功，共產黨已經把國民黨的根基搖動，一舉而消滅國民黨，是極容易的事情！此時他們便歡迎平日崇拜他們的赤俄來宰制中國！其結果是赤色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在中國火併起來。無論誰勝誰敗，總是把中國打得稀爛！而中國人

民總是做戰勝者的奴隸！北伐軍將士們！你們願意受共產黨利用麼？甘心造成共產黨賣國的機會麼？快把你們四週的共產黨驅逐淨盡！

時評

青年的痛苦

(如山)

每與友朋閒論：處今日之世界，尤其處今日之中國，爲人類中之最痛苦者，莫如我們青年了。舊的制度，已過與盛時期而漸趨於崩壞，新的制度雖已萌芽，而與健全的建設時期相差尚遠！人類思想的紊亂達於極點，已足使我們青年茫然難於適從！況處於今日之中國又加一層物質的壓迫，和物質的引誘，走彼路既不通，走此路亦多阻，荆棘叢叢裏面又埋着無數的陷阱，一步不小心，卽成千古之恨。嗚呼！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說不盡的我們青年的痛苦！講不完的我们青年的痛苦！

別說沒有完善的學校，供我們研究學問；社會的環境，國家的景况，亦不讓我們安心讀書。但不讀書，怎麼得學問，沒有問學又怎麼能救國，救社會。思想與行動，常相矛盾，常相抵觸。總之倒了霉做今日之青年！更倒了霉做今日之中國之青年！

自五四運動以來，我們青年因事實的要求，不能不出來做實際的政治運動。救國運動。因做了實際的政治運動，不能不和社會相接觸，相周旋，於是漸漸覺得社會表裏相違的程度，還不是我們至學校裏打瞌睡在書叢中所夢想到的；我們所受的精神物質的痛苦，更非我們在圖書館中所預料到的。咳！我今天才認識了這

個社會，這個二十世紀物質文明的社會，再我現在看出了這個社會的秘密，探得了這些荆棘叢中的陷阱。

我們立身於社會，自然不該以人的問題，爲事的問題的中心，更不該以感情的觀察，爲解決事的問題人的問題的標準。可是事的問題之所以不能解決，就是這人的問題爲之作祟，咳！這就是社會的祕密，就是社會表裏相違的病根。這是事實，這是千萬不可磨滅的事實。我們青年痛苦的由來，大半由在事的問題中作祟之人的問題而來。

不記得嗎？當五四運動那年，我們費了多少心思才力，鼓動了全國的青年，犧牲了多少光陰金錢，打倒了賣國的曹張。當時吳佩孚還不過是一個旅長，真像煞有介事大發其宣言，爲人民打倒賣國的安福派。然而不到數年，吳佩孚自己也賣國了。我們青年，又要加倍努力，加倍犧牲，運動打倒賣國的吳佩孚了。回想五四那年，我們如何熱烈的歡迎吳佩孚，現在呢又如何的痛恨吳佩孚。如此相矛盾的情形，我們當如何痛苦！

更不記得嗎？當馮玉祥逼走了黎元洪，不是有個以基督教爲組織甚麼全國基督教聯合會的徐謙嗎？當那時基督教捧爲模範軍人的得了勢，他徐老先生就以同教之姻緣，提倡委員制，又捧馮爲迪克推多。我們青年真認爲他是個識時務的政治家！現在呢？他甘心去做共產黨的傀儡了。可是共產黨目基督爲蛇蝎的。徐老先生是靠基督教起家，以基督教爲臺基捧馮而自捧的，這又如何講呢？

我們尤不該不記得的：就是去年的戴季陶不是做一本「國民革

命與中國國民黨」嗎？我們青年，那裏知道戴先生過去的為人，原來是靠不住的，我們但看見他的著作說得真動聽，他的書裏面歷述共產黨禍國民黨，禍中國的陰謀，供給了我們多少實際的知識，我們就想信他就想跟他走，可是他老先生現在跑到廣州向共產黨龐其拍馬手腕，率領廣大學生向共產黨的恩爺施羅庭一鞠躬。我們固然承認他去年所著的書，——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是一本事實的記載是他的良心上的呼聲，今日他到廣州，是他受物質的引誘，是他個人墮落的表視，兩件事可以截然分開。然而我們深一層細細想想，一切事的問題之不易解決，還不是那些妖怪混在裏邊作祟嗎？

以上舉的三個例證，雖屬有些不倫，但也可說明我的認識社會的病根，不盡在事實的問題，却這在人的問題，所以我們青年在做事的時候尤其在做政治運動的時候，

第一須認清事的是非，

第二須認清人的好壞。

「做」一次傻子學「一次乖」——過去的上當，我們現在不必懊悔，我們該牢牢記着：

早秦暮楚的政客，終久是靠不住的。

我們當團結起來，認清了事的是非，認清了人的好壞，前途多阻，可以剷除，未來的痛苦，也可以消滅。

漫談

這也難怪共產黨！

(黃振家)

共產黨徒自加入中國國民黨以來，無時無刻不想把國民黨銷滅，把國民政府推翻；這有種種已經發現的事實足以證明；如山艦叛變的陰謀，更是鐵案如山！凡是頭腦稍清淨一點的，都能明白；可是一部分的國民黨黨員還是在那邊做集中革命勢力的夢；還是在那邊說共產黨是忠實同志，真像不知死期將至，却自詡為身體強健的癆瘵病夫！唉！這種國民黨員那裏配做孫文主義信徒，國民革命先鋒。難怪國家主義派要冷冷地說國民黨是過去歷史的人物，此後中國革命的責任要他們來負擔。更難怪那般素來不講信義不講道德的共產黨。眼見這有機可乘的情形，便賊心勃勃處處竭力破壞國民黨了！

中國國民黨同志們！大難當前，火已燒到屋頂來了！此時能醒過來，把大難消弭，將火勢撲滅，還可得生。要是再酣睡一刻；恐怕我們的身體已化成灰燼了！

中國國民黨同志們！赤色的魔鬼在笑着，我們的肺核病已發第二期了！此時能毅然下決心，把赤色的魔鬼降服；將肺核病趕速調治，還可復元，要是更徘徊着，更忍耐着，恐怕我們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了！